

汪义山经亚特兰大转机后,终于到了莱利机场。一出到达口,他就东张西望找来接他的人。在人群中,他没有发现写着他姓名的牌子。启程前,他在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上申请了免费接机。他们回信说,有一个叫李青的同学会来接他。汪义山又在人群中扫了几圈,还是没找到他的姓名牌。他想了想,准备去问询处广播找人。他正想着,突然人群中钻出个人,确切地说,是个女孩,一个中国女孩。她上身穿着灰色紧身的体恤衫,下身一条修长的牛仔裤。她气喘吁吁地说:"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your name?"

义山心想,"我叫什么名字关你什么事啊?"可是女孩那么客气地问,你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和国内学的凶巴巴硬邦邦的命令式问句 - "What's your name?"完全不同,义山居然非常温柔地用中文答:"我叫汪义山。"女孩的手马上从背后伸到身前。她手中拿着一张"华尔街日报",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大大的三个字:"汪义山"。

原来她是来接他的。她比他矮了至少 20 厘米,又没有象别人那样拿根木棍撑个硬纸牌。而他,心里预设是某个男生来接他,难怪没有看见她。原来人的目光也是有选择性的。他问:"你是李青?"她笑着点点头。

接着两人也不罗嗦,就往停车场去。上了她的车,车启动,他才发现李青的车没有空调。李青一个劲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车没空调,只能开着窗了。你先忍耐一下,待会儿上了高速,风一吹,就凉快了。"

上了高速,确实一阵阵风吹来,不过是一股股热风。北卡气压很低,湿度很大,和中国南方一样闷热。李青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浑身肌肉似乎都紧绷着。太阳炙烤着她的一侧手臂,她的双手被汗水粘在了方向盘上,她额角上是细细的汗珠。她一边喊热一边盯着前方。义山说:"你怎么不把头发绑起来?"

她回答说:"看你这话问的。我腾得出手吗?"

义山想想也是,却又多嘴一句:"你知道热,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扎着马尾呢?"

她不耐烦地答:"你以后会明白的。"

义山又说:"你开车不用那么紧张吗..."

她答:"能不紧张吗?这是我第一次上高速。"

他说:"没关系,我的命不值钱。"

她气愤地回:"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可值钱呢。为了接个新生,把命搭上可不值。"

他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她没好气地说:"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那帮接新生的都是男生。每年接新生其实是接女

生。象买彩票似的,看运气了,接到漂亮女生的,下半辈子就差不多锁定了。接到丑的,就只能等明年了。男性新生根本没人理。CSSA 手册建议男新生先找同乡或同系师兄师姐接机。"

义山刨根问底:"我问的是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来接我?"

李青翻了个白眼:"我是你师姐。我和你同一老板。CSSA 不让我来接你,老板也会让我来接你的。我现在是我们实验室最底层的,别人随便使唤的廉价劳动力。不过你来了,我这个位置就让给你了。"

义山"噉"了一声,表示明白了:"就是说实验室里别人还是可以使唤你,只不过你可以使唤我了,而我不能使唤任何人?"

"对! 你理解得很正确。"

他又问:"那你是新生时, 是不是有男生来接你?"

李青有点恼:"你这个人怎么问题这么多? 是!"

"那是不是接你的那个男生中大奖了?"

这把李青乐了:"没错! 不过我没从!"

义山到了学校后终于慢慢安顿下来。杜克大学所在地达勒姆,按美国标准算不小了,按中国标准,还是个小地方。美国什么都不缺,除了人气。义山每天学校宿舍两点一线,生活枯燥乏味得要命,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他自己的生话。每天早晨起床吃早饭后就是去学校上课做实验。每天晚上他总在实验室呆到很晚才回家,一回家他就直接上床了。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动力让他每天一大早起,推着他出门,那这个动力就是李青。李青是那种乍一看很一般,但越看越好看的女孩。她虽说是他师姐,但其实年龄和他一般大。义山和李青都是话不多的人,不过两人毕竟在实验室朝夕相处,一来二去也熟了。李青告诉他实验室有很多规矩,比如义山你不能穿拖鞋来实验室。义山呛她:"为什么? 我又不是汗脚,脚不臭。"她说:"你是不是汗脚,我第一天就知道。你要是汗脚,我早就把你踢出实验室了。"

她然后解释道,为了安全起见,做实验的人在实验室里不能有一寸肌肤暴露在外,除了脸。

义山说:"明白了。这是实验室安全规范。用规矩两字,有点冷冰冰。加上安全两字,就多了点人文关怀。不过任何规则都是用来打破的。你看你,有时嫌麻烦就不戴手套吧?"

李青白了他一眼:"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下。你穿拖鞋,老板到实验室巡视,你怎么办? 老板一来,我就可以马上把手套戴上。"

义山又问:"是不是不能戴戒指,戴耳环,戴项链?"

义山又说:"不能穿裙子,不能披长发?"

李青不再回他话,只是叹了口气。那一刻,义山知道了,如果不在实验室,天气再热,她也要把长发放下来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讲,义山特别喜欢看李青微怒的表情,所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用语言刺她。可是随着他们间的对话加多加深,他发觉他的脆弱程度越来越高。他好像每天都想看见她。她一出现,他会第一时间在人群中找她。他对她有了奇妙的感觉,就是那种他可以说话逗逗她刺刺她,但别人让她受到委屈,他会心里难受的感觉;就是哪天她没来实验室,他就会坐立不安的感觉;就是那种有了她,他会觉得他在这个世上又多了一个家人的感觉。

李青还告诉他,那时候计算机软件太火,生物又不好找工作,加上研究生在学校里可以选任何课程,于是不少生物的学生都选了很多计算机课程,相当于兼修了计算机硕士学位。有的拿到计算机学位就毕业去找工作了,有的就直接拿着计算机学分跳到计算机系做博士研究生。这样搞得不少生物教授老板们头疼不已,义山李青他们的老板就刚碰到这样的事。学年刚结束,暑假刚开始,实验室里就有个中国学生炒了老板鱿鱼,他说他下一学年要转到计算机系。老板是又气又急,不得已给义山发了录取书。义山申请学校时已经6月底了,只能申请冬季入学。而7月底他就收到了入学通知书,简直是神速!本来义山认为自己运气好,申请个学校这么顺利,现在才知道自己只是填了一个别人的坑,老板把他招来当奴工的。

周六下午,窗外阳光明媚,只有义山一个人在朝北的实验室里做实验。他正小心翼翼地配试剂,面前一排试管,在实验室的日光灯下发出冰冷的光。突然,一阵风,李青披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带着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她穿着修长的牛仔裤,白色的紧身弹力体恤衫,不施粉黛,有点婴儿肥的脸使她看上去象个高中生,纯纯的,只是更有女性韵味。这是他第二次看见李青披着长发。他猜想她可能刚运动完冲了个澡,头发没吹干就赶来实验室。他看着她曼妙的曲线,想到她马上就往常一样,一进门就套上那暴殄天物的白大褂,心中直叹气。

不过这次她没有马上穿实验室白大褂。她例行公事地对义山"Hi"了一声,然后再没看他第二眼,从他的实验台前走过,在电脑桌前坐下。她从他身前走过时,他突然清晰地闻到一股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奇异的香。这是幽幽的香,如雨后的青草地,如晨曦的甘露,如初夏的海滩,如春天暖日下的玫瑰园。还有一种甜,实在不知怎样才能形容的甜,有点象芒果,又有点象木瓜,还有点象百香果,甚至可能是这些水果混合在一起的清新酸甜,令他所有的神经线为之颤。这是什么样的香味?这香味完全盖过了他桌上那堆瓶瓶罐罐化合物的味道。这一刻,他简直无法忍受对一种气味的强烈求知欲而产生的身心折磨,他感觉到他的下身正痛苦地蠢蠢欲动。

她坐在电脑前,一会儿直着身子,噼里啪啦地打字,眼睛盯着屏幕专注地看着什么。一会儿她侧着身,胳膊撑在桌上,一只手托着下巴,似乎在沉思。她歪着头时,那乌黑的长发象瀑布一样倾泻在她白色的体恤衫上。那景致就象一幅简约淡雅又绝美的水墨画。

义山手中鼓捣着试管,眼睛却不离开她。差不多半小时后,她头向后微仰,开始把长发扎成马尾。由于她双臂抬起,双手向后,她整个胸部就这样打开了。她还轻轻得舒了口气。一条优美的曲线从她光滑精致的额头开始,由小而挺的鼻梁到湿润丰满的嘴唇到俏皮的下巴,再顺着她细长的玉颈向下延伸,跟着两个波浪起起伏伏。他看得目瞪口呆。她扎完马尾,甩一下头,迷蒙涣散的眼光不经意地向他的方向扫过来,正看见他盯着她。突然她目光聚焦,狠狠地射过来,象装着22子弹的勃朗宁小手枪,射中了他的心,却不足以让他立刻死去.....

李青狠狠地瞪了义山一眼后,似乎于心不忍,目光收敛了一点,眼神也渐渐柔和。义山却叛逆了起来,心说,"你瞪我,我偏看! 从你身上反射折射回来的光是免费的。" 李青也不多话,起身慢慢踱到挂白大褂的衣架前,取下她自己的白大褂,穿上,转过身,冲义山妩媚地一笑,然后她开口了:"看一眼是君子,看两眼是小人。" 这时候实验室里只有他们两人,义山明白她是对他说的,但他准备不理她,他眼睛没有移开,表情也没有变化, 心中暗笑:"既没眨眼又没移开,那还是一眼,无论长短。"

李青被他看得发毛, 气势先软了下去, 她咕哝一句:"当心你的试管!" 就又回到了电脑桌前。

表面上看义山表情淡定、目光冷漠,但他内心却常常萌生一些炽热的性幻想。后来他知道性幻想与性欲不同。性欲是本能,每个人都有。而性幻想的产生与否,多寡和智商的高低是正相关的。其实这很好理解,大脑是人体最大的,也是最活跃性器官。大脑越发达,性幻想就越狂野。此时此刻,他的眼睛就象一台 X 光机,直接射透了李青的那件白大褂,照遍了她的胴体和骨骼。他感觉她是他喜欢的"穿衣显瘦脱衣是肉"的那种女孩。

第二天星期天早上,义山醒来,发现已经 10 点了,想到昨天忘了把样品放进冰箱,急急忙忙漱洗完,就骑车直奔实验室。生物系的研究生博士后们在周末通常也是要工作的,义山他们组更不例外。他们的老板是个工作狂,周末也工作一天,星期六朝九晚五。奇怪的是,今天是星期天啊。义山一进实验室,就发现其他学生和博后都已经在忙碌地干活了。李青也在。老板正和一个俄罗斯博后对着一张 X 光胶片指指点点,看到义山,眼神里流露出一不满的神色,不过并没有严厉的话语扔过来。义山有点纳闷,赶紧走到自己实验台前,发现他忘了的样品并没有在桌上。李青正在处理老鼠尾巴。据她说,她刚来这个实验室时,这种事都是实验员的事。后来实验员陆陆续续走了,老板不愿花钱再雇新实验员,研究生博士后就得什么都干。李青绝对是个实验能手,可是她的纤纤细指,清秀的面庞以及她身上特有的女人香和眼前杀老鼠的形象怎么也搭不到一块。李青手没停下,眼光往义山那瞥,送来一个诡秘的微笑。

义山在这边心怀鬼胎地刷试管,李青在那边装模作样地杀老鼠。等到老板终于和老毛子博后聊完走了,李青在那一头终于忍不住"扑哧"一下笑了。她走到义山身边说:"你洗个试管也洗不象样。要将试管刷伸进试管内部,使顶端硬毛紧贴试管底部,然后上下抽动清洗试管内壁,同时转动试管刷,直到试管内部的水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股流下。" 义山听罢,侧过脸看她,手用力拿着刷子在试管里不停地来回抽送。李青突然脸一红。义山看到她红扑扑的脸,才意识到刷试管的动作和人的某种行为是如此相象。为了打破尴尬,他问:"你不会是专门过来和我聊天的吧?"

李青回:"你不关心你那几瓶失踪的样品?"

义山瞪大眼:"你不会把它们扔了吧?"

李青答:"你想啥呢? 你那几瓶都有点毒性。要扔也得扔到带骷髅头的 biohazard 垃圾箱里,费那劲呢? 我昨晚给你放冰箱了。"

义山长出一口气,连忙说:"多谢多谢!"

李青问:"怎么谢?"

他说:"请你吃饭。"

她笑了:"这么俗套! 好吧! 就今天中午吧。晚上我有个派对。对了,晚上你也去吧。人越多越好。"

义山顺着李青给的地址来到了开聚会的那家。义山发现,李青已经早到了。与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聚会一样,总是一堆人在打牌,另一堆人挤在劣质音响前唱卡拉 OK。剩下的那些人坐在那里聊天,话题总是逃不出绿卡,股票,房地产和宗教,还有无休无止的关于佛教与基督教谁是正教,谁更好的争论。

李青是少有的几个漂亮女生之一,在聚会上受到了空前的追捧,老有人上去搭讪,并自告奋勇帮她拿饮料。义山看着这些男人对李青的谄媚,心中气闷,加上他又没有打牌的情绪,于是偷偷溜到门外抽烟。

天空中乌云很厚,气压极低,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义山这烟也抽得毫无滋味。这时身后的门被打开又关上,一个女声从义山身后传来:"躲在这里抽烟倒是不错。"义山回头一看,居然是李青。他调侃道:"要不你也不错一下?"她说,她不抽烟,还非常讨厌烟味。他看了她一眼,就把烟灭了。

然后她告诉他,那天她到机场接他时,就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还说,她第一次发现香烟的味道其实并没有那么难闻。

义山笑了,说:"我其实抽得不多,没有烟瘾。有的人是有事没事都要抽。有的人是有事的时候心情紧张才抽。我完全是没事无聊才抽。我这是口腔焦虑,闷的时候就发作。不过,你挺神,那天我就在浦东机场抽了一根,跨了整个太平洋和美国大陆,你也能闻到烟味啊?"

她答:"你不知道吧,我的嗅觉系统比一般人灵敏得多。不过敏感的嗅觉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好处。记得大学食堂从来没有什么撩人的香味,如果有,我的鼻子绝不会错过。相反,食堂里那几个大泔水桶总是折磨着我的嗅觉。"

义山听了她的一番话,觉得真是太神奇太巧,说:"我的所有感官里,也是嗅觉最灵敏。我甚至能闻出鸡屎和鸭屎的区别。"

李青问:"我们这种嗅觉灵敏的人碰到难受的味道,会不会很痛苦?学生物是不是选错科了?"

他答:"嗅觉还是有适应性的。所谓'久入兰芝之室而不闻其香'就是这个道理。厕所蹲久了也不觉得臭了。再说,我觉得学生物的嗅觉好,是自然送给我们的防御能力。我们整天和这剂那剂的毒品打交道,好的嗅觉能让我们远离毒害吧?"

李青似乎受了启发:"我们的嗅觉,就和自然界那些巨毒动物的毒素一样是一种自我保护。比如眼睛蛇,毒树蛙和印度洋里的方水母,一个比一个毒,而且越毒的往往是越弱越小。蟒蛇无毒,是因为它强壮到不用靠毒来保护自己了。"

义山觉得和李青的聊天越来越有意思,他接口道:"人也是如此。为什么古人说最毒妇人心?因

为女人软弱,她们常常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尤其是深宫大院,所以自然而然地生出了毒心,比如现在最流行的电视剧宫斗戏。"

李青问:"那深宫大院里有没有,被欺压被伤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不改初始心的纯情女子?"

义山盯着她眼睛,说:"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蜘蛛和蝎子如果不毒的话,只能等待被自然界淘汰的命运。在一个险象环生的环境,如果一个在食物链最底层的弱女子没有毒心,那她的基因就会被消灭。"

李青听了这个答案后叹了一口气。

义山接着说:"其实中毒是化学反应。毒液进入到人或其他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破坏了红细胞的附氧能力,使机体组织缺氧而死。同样道理,如果伤害一个女人到心脏里面去了,后果就很严重。那个女人可能会回来破坏那个男人的血液循环系统。"

李青又叹了口气:"如果一个女人伤害一个男人呢?"

这时突然一道闪电,一个闷雷,感觉风雨欲来。

义山沉思了一下,答道:"这取决于这个男人是懦弱还是坚强。坚强的男人应该不需要心存毒素。最多就是在身体内部产生麻痹神经的小剂量毒品,让感情进入不应期或冬眠期。"

李青久久没有开口。突然她抬起头,看了看天说:"我们离开这里吧!"

义山问:"怎么了?觉得聚会很闷?"

她答道:"还好。有句话叫,没有酒会让你醉,除非你不能喝的时候还继续喝;没有聚会会让你闷,除非你要回家时还不走。"

"那我们走吧!要下大雨了。"他说。

他们走了没一会儿,又是几道闪电,伴着雷声的巨响,雨就倾盆而下了。

义山说:"糟糕!我们都没带雨伞。我只穿了体恤衫,没有外套可以脱下来给你挡雨。"

李青大笑:"矫情!现在你有个选择,向后100米,你可以重回聚会躲雨。或者向前1000米,你跟着我。"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向前!"

她说:"我讨厌细雨和阴雨绵绵,却喜欢酣畅淋漓倾盆大雨的感觉。把自己扔在一大块空地上,任那大雨狠狠地打着自己的皮肤,象是被刀割一样地疼。疼到极处,人却舒服,心更释然。在这样的雨中,我可以大叫,因为雨声会把叫声吞没。也可以大哭,雨水和着泪水,分不清是哪种水。雨就象是上天流下的眼泪,它比悲伤的人更伤悲。"

雨声太大，义山提高嗓门说，甚至有点象喊：“你现在看上去很高兴啊？”

她答：“没错。在大雨里，我也可以肆意妄为，因为一切的情绪都有雨来包容。”

然后她飞身跃起，又下落入一个大水洼。义山一惊但反应不够快，污泥水溅得他满脸。他抗议道：“你溅着我了！”

她哈哈大笑：“这么大的雨，溅着没溅着有区别吗？”

他悻悻地抹一把脸，对着她笑：“我发觉你这个人很好玩。”她居然脱口而出：“你没玩过怎么知道？”

雨水顺着她脸庞流下，她的留海一缕缕贴在她额前，他觉得这个样子的她好美，一时间他竟然语塞。一阵风吹来，他们同时激灵了一下。他想去抱她，却没有勇气。她说完，有点后悔也有点期盼。30 厘米的距离依然是 30 厘米的距离，除了雨水，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阻隔。又是一个闪电，又是一阵狂风暴雨，他们的身体都开始打战，却没有互相靠近。他们就象两只寒风中的刺猬，因寒冷寂寞而挤在一起，却又因为身上的刺而不能过于接近。

最后一个闪电打下来时，义山一把拉住李青的手。她没有抽开她的手，相反紧紧地捏住他的，怕他跑了的那种捏。彼此喜欢真的是很美妙的事情，不用再猜对方的心思，不用再刻意去讨好对方。他拉着她的手，不说一句话，在雨中狂奔。如果这时闪电击中她，那它也会击中他。

到了她家，李青说她要进去换下衣服，就把落汤鸡般的义山晾在了客厅里。

5 分钟不到，她就出来了，居然只穿着背心和内裤。义山想：“你穿成这样，要么是低估自己的魅力，要么是高估男人的承受力。”她的内裤是白色的，有着白色花纹的蕾丝滚边，三角形的地方隐约得好像有些模糊的黑影。内裤下是两条健康修长的腿。她的背心相对保守，领子不低，却无法遮住比腿更健康的胸脯。他干咽了口口水，有一种要冲上去咬她一口的冲动。

忽然她抓著他的臂膀，闭起眼睛，将嘴唇凑过来。她柔软温湿的舌头挤开他发颤的双唇，侵入他的口中。她伸出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他，舌头剧烈地在他口中翻滚搅动，蹂躏他的唇，他的舌。她的温暖的手伸了进去，激烈地爱抚着他的湿漉冰凉的背，抚摸他的胸膛，然后，令义山惊讶的是，她居然开始动手解他的皮带，她说：“你的衣服太湿了，全脱了吧！否则要着凉的。”

他没有着凉，而是着火！

他抱她到卧室，把她从额头吻遍全身。虽说是夏天，她身上的细汗竟有种说不出的香味，还是那种他熟悉的甘露般的香甜。他的舌头游走在细嫩如婴儿的皮肤上。义山闭上眼睛，慢慢地前行，但突然感觉到被什么顶住了。他不敢贸然，于是又轻轻地往前推送，还是被抵住了。他困惑不已，头有点晕，他问：“你是处女？”

她点点头，说：“我是处女，你就不要我啦？”义山有些犹豫了，虽然箭在弦上，可他怕她疼。她似乎看出了什么，双手搂住他脖子，把他往她身上拉。她说：“我准备好了！”义山再也忍不住了，处女

的紧致把他包裹得要停止呼吸。汗水泪水,叫声哭声,还有屋外的雨声,他们彻底融化在一起。

他们抱着休息了很久,终于慢慢地恢复了神志。李青从他怀里挣脱,起床,去了趟洗手间。她回来时,左手多了一卷卫生纸,右手多了一杯白水。她把水递给他,说:"高潮后,人缺水。"

他说:"处女还懂那么多?"

"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别忘了,我是学生物的。"

他喝完水,她就象给小婴儿擦身一样仔仔细细地给他擦干净。他感动得语无伦次:"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很喜欢我?"

她答道:"还可以吧。"

他眉毛往上挑:"只是还可以?"

她马上向他解释,说她其实患有"雄性激素脱敏症",症状包括:看见帅哥一点感觉都没有,花痴这个词和她绝缘。她还补充一句,她的"还可以"是别的女人眼中的男神啦。

他笑着说:"看来'还可以'是你的最高水平了。"

然后他开玩笑道:"难道雄性激素脱敏症不是性冷淡的好听说法?"

李青说:"我可不是性冷淡。我们都知道,燃烧需要三要素并存才能发生,它们分别是可燃物如燃料、助燃物如氧气、以及温度要达到燃点。用燃烧来举例吧,性冷淡应该是非可燃物。我是可燃物,只是不是易燃物,需要的燃点比较高,但一旦着了火,将会散发更多的能量。"

义山被她这种解释迷住了。这时,她歪着脑袋问他:"你呢?你是不是对我动了情?"

他很老实地回答:"没有!"

义山仔细想了想,动情和动心,是有微妙区别的。但这个微妙区别意义很大。动情可能会对比较多的人动。到了动情的地步,似乎就过了可以上床的门槛。而真正动心只有和自己一个圈子的人,就是那种说着同一种语言,彼此有很深理解的人,他们间的理解很难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淡褪。他说的笑话她能秒懂。她出的谜也只有他才能解开,他说的话题她永远感兴趣。一旦动心,性和爱就无法分开,就融为一体了。心有灵犀是最致命的感觉,那种两人互为 soulmate 的感觉,一旦有了,就再也戒不掉了!

他在心里喊:"完了!" 他对她动了心,无可救药的!

